



禪寄筆談餘錄卷之十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石文侯傳

君姓石氏諱居默其先肇源於越南之羅浮後衍於諸巒
派於端之羚羊峽故君世爲端州人性耿介堅實不事
華藻隱居蒙茸山澤中自黃帝公孫氏受上帝玄女兵
信赤符使威不軌蚩尤旣叛九州攸同天廼錫以河圖
玄象於是更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治廼畫野分井披山
通道其臣大容作成樂頌帝功德又請遣虞師採銅於
諸州鑄鼎以爲萬世法程因識君於巖壑中覘其圭形

玉質蒼色賦理殆恂恂然樸雅君子也遂欲偕以往君
堅壁弗起帝曰疇若予工于時惟臣有共鼓者識君性
剛柔徃徐而叩之君琅然有聲受命如響乃遂辭山澤
金戈徃徐而叩之君琅然有聲受命如響乃遂辭山澤
中于是君稿樸猶素也後之道中有祝生解生者見而
竒之曰君良材楚璞也詎他山之石擬耶惜不知所以
裁之耳乃與君共處浹旬刻其鱗皴滑以脩澹相與砥
礪而琢磨之遂斐然成章頑者去樸者文踈鹵而勁者
澤器質融液可方可圓可廣可狹制器尚象與時宜之
而渾涵和潤之德殆益然充藉甚矣名旣成所交益廣

迺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友善朝夕
游藝出處共之超然各出所見若缺一不可帝因稱爲
四先生不名也君喜飲潔水飲亦不多雖經宿亦冷然
充溢如故其他頑鈍魯裂文理齷齪者不可勝數或藉
名端州試飲以水則旋飲旋涸帝以是益辨優劣知君
廉潔寡欲斯所謂端人也愈親幸之每臨政事堂命中
書君草詔君必先几席及宣城毛元銳華陰褚知白若
燕人易玄光則又宅君爲寮每懽然相洽曰吾賴石先
生生色也時沃以乳泉覆以紫雲籠以青塵則蘭麝隱
襲馨香馥人君氣吐虹霓景吞衡嶽爨然有煙雲千里

之志大而天文地理以及古今治亂草木鳥獸之跡無不紀述獨與鴻生鉅儒爲伍益用之君體質益潤弗媿也獨不喜俗子然亦間以往故人謂君歷年愈深則量愈宏虛其中而澤其外至久亦容質不少毀信如唐子西所云謂君壽以世計若宣城諸君不日瘁則月敝矣又安可同日語哉然性雅好修潔若濯以流泉浣彼膏膩則冰冽猶故也君旣以受上任使兢兢惟恐失墜鎮靜自守尺寸罔失帝曰俞哉統和天人熙亮帝載惟茲重臣實有勞動矣迺封君爲文侯敕居蘭臺石室中清曠自若欲有謀則就殆不恒召且申誥云河山帶礪卿

善自持昭我王嗣天其文德吾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君卽就上几所拜命若濡濡泣下曰臣受恩甚渥願利堅貞云嗚呼侯之名其來舊矣蒼頡籀文石鼓薛剥遐哉邈乎若夫姬文之創辭宣尼之翼易屈原之明志鍾鼎之善書懷素之獨步百家殊方弗可悉矣自有文字以至于今舍侯何以哉世有代遷允無休廢余故表而傳之侯之族山巖石谷瀾漫中外雜不可紀惟端產者爲姓最著云

外史氏曰夫鋒銳而輕滑侯孰與毛宣城褚華陰濃豔而善染侯孰與燕玄迺區區知白守黑以靜御動受主

上獨眷注終始顧不以彼易此豈非邁歟不然則儀行
升堂相如入室矣十翼曰介如石貞吉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侯固知道者哉

喜客泉說

貴陽以上爲衛者六首威清次平壩平壩由郭而南十里
許有喜客泉道左有坊額其名余下車步數武憑軒覽
焉軒下爲池池圍圓不踰丈深可二三尺清冽鑑毛髮
泉脉自下起種種散漫如珠人語叢集則泉愈沸泉大
夫焦芝源爲之記云人語在左則左應在右則右應余
試以鼓吹誼之似珠璣更湧汨汨有聲泉顧喜余至哉

嗚呼亦奇矣夫水由地中發于天一此其大致然亦有
逸於恒理之外者如飛簾瀑布迥自山巔感沸流珠騰
于九地自無聲以徹有聲自無象以達有象孰主宰之
蓋理有可知理之理不可知緣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
行雖天地亦囿于氣究斯泉源孰離夫氣第隨人意所
向動靜多寡若或相因是大段一奇事此又余所謂理
之理不可知者夫余過客也泉隱於山趾余躡而訪焉
泉爲主而余爲賓矣然不獨余耕樵牧豎衆誼于斯掬
飲于斯泉又未嘗不種種散漫起則泉又爲主而耕樵
牧豎又爲賓矣夫人生宇宙百年逆旅總之負挈登途

客也王公大人閭閻細民皆客也由乎混沌既闢之後以遡乎混沌未闢之先則天地亦客也夫泉一水也水無心故能滋溥萬物泉無所擇茲以喜名余樂斯玩玩斯詠既去之後猶靈情靡置不知泉與余尚戀戀不嗟乎有情無情自古判之矣泉又安所繫余哉夫通之爲川塞之爲淵升于天則雲行澤于下則雨施此泉之所以神乎其喜又安獨客也余始竒茲泉又竒泉之用厥究彌大既已詠言復爲之說天涯野客對雨走筆書白水站

渡盤江河解

貴竹有盤江河土人言盤江河瘴癘能毒人時陰雨忽騰青綠煙臭之甚香中此則不療河流不可飲卽掬手亦令人病又日午不得渡余聞而異之曰然則伊何云行者須預食火酒大蒜以壯胃氣使瘴不侵夫二物與余食性不合食之輒悶懊脾輒不和是河不能病余而余先自病矣余姑聽之及抵河兩山崇夾河廣一箭可達上下水口差隘若杜工部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殆近之矣夫陰雨晦暝煙霧騰湧理本固然日午熟蒸山坎受風不易亦令人不舒總之皆山巒氣也饑虛之人萬一偶值耳大抵天地之氣疏則達鬱則痞人身亦

然彼前所云奚啻過且妄也渡舟僅容二輿余待渡最
後見舟子以瓢飲及余在舟輿人手掬而吸笑相謂曰
此雄黃酒也時新霽水漲濁流如黃河故云吁彼亦人
耳肯輕生若是思昔余十許歲時頗跳弄不馴書舍有
崩井旁圯其半若空洞然井面圓好如故下泉僅一勺
頗清冽時同舍生相戲曰疇能從予入井掬飲余輒踴
躍入井掬飲若不為意先比部公嘗曰叔子才而頑何
時一變抵道乎甫冠齡則兢兢守尺寸又昔年上春官
同周雙流徐崇仁仲春履冰渡霸州渾河河廣一里許
冰上水津津溢余三人且懼且走至中流目擊陷一驢

下逝無跡及抵崖驚呀為之失聲尋見一美丈夫負妻
而來置冰上將携偕行迺婦隨冰而墮水及股尋沒腰
以上夫余所歷少壯時事及今思之令人毛骨竦立魂
膽俱落茲老矣故態復作嗟乎天生萬物合下有數當
其受形時不有厥命哉昔王尊遇九折之坂叱馭徑度
子厚刺得柳州願以柳易播云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嗟乎此兩賢
者孰為趨之孰為避之豈非人豪哉夫見險而退遇難
而懼此直豎儒守田廬耳何裨人間事即懼奚益彼士
人所言殆余前所云萬一偶值不恒有也夫一人倡之

千百人和之天下事信耳棄目大都類此余既賦河上篇復識其事更爲贅說以告問津者

書丙丁客遊稿後

邊吏曰夫不登嵩岱者難與語四望之大不涉江漢者難與縱觀濤之奇管窺蠡測余卑之矣陳子自登鄉書及舍家食以來其間什一在內什九在外兩都擬賦七閩典文睇峰泖之停淵采鄒魯之文獻若金陵爲

高皇創造之地形勝不下虎林余在署日久攬景亦多漫言無慮數種已而受一麾之寄發古臨安上新都出豫章履星沙歷楚而踰貴竹始超萬里亭肆觀金馬碧雞

之勝幾徧全道直達西夷蓋灑然縱大觀焉頃者復自九隆脂車越金碧之關問鬼方之俗取道三楚擊楫黃河玩衛武公淇澳之濱式端木賜闡聞之里由汴而燕歷股肱諸郡以入

帝畿不虞採薪之憂遂奮拂衣之勇已迺買舟發潞河浮艦東下徑泊吳關夫計子年首秋婉驪唱於隆昌丑年杪夏聽吳歌於梓里剛一歲焉中間以試事

覲事雖駐足者屢月而馳驅載道則倍之計由郡治以達京師跋履山川披星冒露弔往古遺跡日與海內賢士相酬酢故多慷慨闕肆之詞此周大夫四牡皇華之所

以什也語有之可以群然肆而匪流也由衛河清源入
濟以達淮泗跨長江而南舟行索居或箕伯為虐則膠
纜者屢日故其詩多擬古多悲壯沉鬱之詞余因病自
放非屈平沉湘賈誼擯矣遭時放逐者倫也怨而不怒
余有焉嗟乎昔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
新井篇黜佐湓浦未聞其遠遊減興而才名不振也詩
能窮人獨歐陽永叔以為不盡然肯哉陳子謂非以詩
招尤迺從宦萬里外較劉白殆遠甚然奉

綸綽專制

天下郡治無初
獨永昌有初

使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之聲

任專職崇兩得之矧句非豺狼即白蠻西焚孰非吾人

之徒歟又南中多馴象能束兵刃文鳥種種隆冬不雪
而花花不辨色名殆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風
人所不廢也不可以興乎念余瞿然孱軀弱不勝衣迺
足跡殆半天下所不至者祇粵之東西及蜀與秦晉耳
昔人謂張說詩頗悽惋得於江山之助又崔浩以苦吟
詩瘦然歟否歟自週歲所得近體古體凡若干篇文亦
數首工拙無論第賞心縱目以快一時遊寓山靈地勝
庶幾哉其不負矣還山少暇取而輯之尋付剞因以紀
歲月云

締窮文

一
空先生三五嗜學郎已采芹弱冠尚友澹然寡群若夫
上書通刺板援晉身是曰貴交先生弗爲也形動影附乃有枵虛
結納財虜是曰富交先生弗爲也形動影附乃有枵虛
子脩體長脚衣褐實情巾屨履敝容止則綽叩門長揖
而啓曰先生欲定交乎舍我奚適也一空先生曰子欲
交余以何爲贅枵虛子曰予以窮爲贅先生曰窮無質
也何以贅爲枵虛子曰先生不聞佛家言消受乎夫富
貴貧賤均之受也受之則有質矣先生笑而納之曰芝
蘭共馨薑桂同性子其吾友乎廼使童子具饘粥給筆
札偕我文事周旋不啻自先生友枵虛子也而日見窘

感孔方兄絕交錢神遠遁曰咄咄兩生毋染我寒酸氣
也然先生內無貨心外鮮生殖又不問米鹽細事屢空
宴如讀書談道至庭午且日晏東厨君待先生以舉火
也猶虛釜焉凡五試弗售年躋三十甫計偕上南宮于
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
愛先生之文且貞也方沾沾喜莫逆於爾何棄余爲廼
又相與周旋左右者十有餘年時先生杜門自守不躡
公府不涉世務而感如昔乃貧病相仍憂薪卧薪奄奄
一息與鬼爲隣致門庭之雀網嘆落落之交親惟枵虛
子益見親厚不虞幸而起起而服官由外內博士尋陟

郎署以鳥紀官氏曰爽鳩于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愛子之文且庶也吾方切切爾用以益爾何以去爲乃又相與周旋左右者幾十年而先生與之磨礪益至暮金不入門無雜賓訟庭簡肅毅聲大振一空先生可謂無負枵虛矣語有之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維時

天子簡又賜以金緋專城是寄侯服攸歸豈食祿之有方太宰授以邊陲于時一空先生謂枵虛子曰余今適萬里外賦夜郎之墟經鬼方之域碧雞超遙哀牢焚刺奚寧風馬牛不相及也子未可以去乎枵虛子曰吾愛

先生之庶且堅忍也吾方惇惇爾用以益爾何以去爲一空先生頷之曰久要不渝舍子奚歸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吾藉子多矣于是先生又偕子以往先生所至處腹不潤持身如水家人菜色不樂宦邸先生曰噫休哉吾且歸矣枵虛子曰休哉不以其道貧賤不去君子去仁烏乎成名古今賢豪夥矣吾於先生得其一焉先生尋詣闕上疏乞休

上亦從先生便賜俞旨于是先生將枵虛子載之後車而言旋一空先生歸而家徒四壁囊無餘貲貸主不悅通人共嗤而且吟咏不輟中空外怡自若也枵虛子將

別去一空先生曰子其貳志乎枵虛子曰予知先生無貳志無用予爲也敢請辭先生歌而誦之曰世人結交惟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子舍余兮疇知音余雖間子猶素心夫一空先生少而貧壯而貧茲且冉冉老將至矣而堅忍若此猶待枵虛子如此其忠且敬也古今論交道難若先生奚難哉嗟乎窮約豈易言哉在天爲玄枵在人爲文士語云文人多窮天固命之矣若夫石季倫之奢豪陶朱公之善殖雖稽之比時無兩也然當其舍生捐館時門客凋散鬼瞰其室炎涼頓生行道於邑總之皆空也較之采薇二子原憲東郭先生之清約以適也已

老僧互語

余旣遊石梁取道將宿萬年寺所不至寺者四五里許雨倏集輿人云傍有庵可憇乃由田間至山麓入庵門徑幽窈堂庋修潔俄而老僧出背偃僂而顏渥澤長揖不踦隨以兩手舉案置堂中若不甚力者余曰舉案何爲曰奉茶余曰奉茶何以案爲曰尊官人也及捧茶出止沸湯點茗菓餌不設茶亦清冽可味余問僧曰爾年壽

幾何僧曰八十四矣余曰爾何健有內養乎曰無也止
着衣喫飯之外焚香誦經日以為常官人至余為點茶
官人去吾不知也夫着衣喫飯四字亦包括即焚脩有
常去留不滯益亦庶幾無所住而不着色相者老僧其
知道矣余又問曰爾蚤歲出家中年出家乎僧曰余自
童幼捨身佛寺依萬年刹寺僧多田土戶役予厭溷之
曰是空門而俗累者乃辭去別構此椽中年亦自食其
力恐難消受頃亦隨緣矣夫老僧始焉寄跡空門既焉
脫空門而皈淨土非漫無所得者因思吾人日膠擾塵
世出沒苦海何時是臻彼岸期夫達者隨緣聽分不為

來日之計下此者則為終歲終身之計又最卑下者為
子孫千百年之計嗟夫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悲哉余
因低回久之霞思頓生有棄家學道意僧曰官人欲從
緇黃流乎余曰老僧何及此豈吾師乎曰以意逆之然
官人尚未予有數語官人試思入我空中門解我空中
苦慈悲根易發忍辱火難堵余自惟生平不妄取一錢
不妄撻一人見瘠寡孤獨廢疾者惻然中恫信師言矣
然性頗激烈遇事有不可人意人有不可余意則赤發
侃論不少貸若到忍辱境又不知何似又信師言矣昔
圯上老人以足受履使孺子三退而三進焉曰斯可教

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山中積功數十年而弟子爭事之數道詎易哉余乃復于僧曰性根易見性火難遏信師言矣吾將磨礪十年共師結庵借榻以奉香水鉢可乎僧笑曰十年之後不知青山在老僧在若老僧與青山同住世官人便可據繩床談今昔話柄恐官人比時不是這回行徑也余憮然曰命之矣命之矣余乃與僧拱手作禮而退僧送余出余就輿慈雨旣戢惠風徐來憑軾以思玩人世皆空也且不知有我烏知其他

鄉飲酒禮議

鄉飲酒禮我

太祖高皇帝慎重典章酌古準今 詔諭森嚴矣及揚解

之詞與

誥令一篇讀之使人凜凜大要尊高年重有德敬老尊賢二義槩之又伏讀

大明會典云凡鄉飲賓介類以致仕官爲之益非科貢正途不與重賢之義可知矣又 會典明載

聖諭所及卽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於無官之下又云官同則序爵爵同則序齒若庶人之於貴者則以官禮相見則貴貴之義已見言外觀鄉社會而鄉飲之義可

知也夫舉鄉飲必由於學校然始之舉也不問其歸田
之由出身之自聽其所懇不考 會典開載而 郡尊
之涖任爲主也特據其成跡係所舊請案牘紛紜何暇
查覈及入席之際尚隘固矣至於官爵不同坐次未便
此在爲賓介者宜預議而自相參酌或彼此遞輪爾我
無礙則義之裁制禮之節文庶兩得之始通融而合於
禮也頃者每因斯禮斯義不講而與請者以坐次不便
或緣此多不欲出吁無怪也夫科甲貢途之外例貢且
不可得而可以雜流異途冒之乎及入席之際乃使郡
尊望望焉探某出某不出每至日晡方行禮以

朝廷之盛典非親友之讌會 郡尊職銜名帖以請蓋遵
制也豈濫施於鄉宦乎乃安然不赴非禮矣夫衰老耄艱
於跪拜不勝禮數不出可也果一時感疾不出可也非
此而不出可無說乎以堂堂之首郡以濟濟森森 郡
尊諸公在上 邑長黌師旁列而使雜流異途儼然獨
位上賓於禮得乎失乎不知於心安乎否乎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大郡豈乏人豈

皇祖制鄉飲酒禮之義乎必不然矣夫我

聖祖之制禮也豈漫無分別鄉飲序齒固然矣然

誥詞有曰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益淳篤二

字不輕已少別於有德况淳篤全未者將何以處之則
不專重齒可知若止重高年而爵與德不論則庸人市
夫老耄頹壽者皆可登賓筵矣豈禮乎卽如教職士夫
齒多長又係正途每在三賓之末而方面金緋銀青者
恒居賓介使只以齒論胡爲而使教職居席之末乎
聖祖制禮舉其大綱至於其中條理使節文妥當此在王
者須預留意調停爲賓者當自揣自量故知禮由禮謂
之有方之士人之賢否當否 郡尊豈遽悉知而鄉人
知之須使衆無物議而禮成厥美庶乎其子民不欺上
官矣夫此乃賓之禮也若主人之禮則亦有不容不盡

者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
而後至階二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故舊規迎賓王
人以下出至文在茲門外贊禮唱云彼此相讓而入此
正所謂庠門之外也自漳南胡郡公改二門出迎是在
庠門之內非禮矣又儀禮曰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
再拜故舊規席訖主人以下送至文在茲門外看登輿
贊禮者唱賓不顧矣乃入此正所謂送至門外者也今
不送登輿卽于門內相別是送賓不出門矣視古再拜
之敬又何如邪又聞議云此

朝廷之禮不宜送登輿夫此

朝廷所制之禮耳禮訖謝恩事畢矣及送出乃行賓主之禮也尚復爲此說哉若云

朝廷之禮則始初宜唱名宣入何必出迎楊禪宣

誥事畢則賓遵介僕始終當立飲且不足安敢坐乎夫禮有情有文裁制合宜斯爲當若人心少不協則未可謂之周旋中禮以二百餘年之舊規而一旦廢壞有識者共惜之夫郡大夫下士此美德也謙尊而光暫時屈尊降禮不爲過而士夫受忽慢則垂首喪氣索然矣若卑庸渙忍之輩儘甘受之類中亦有不堪者况此國初相傳至今儀節平凡此皆因與席者或可慢之人而

衆皆不出主人亦僅完事故保舉一節關係豈其微哉都會首郡如此他郡不知何若嘗因是而推之此一禮已非細矣若鄉賢予不敢僭妄更贅詞說至若孝子節婦亦不免始自黷校然真節者未必與旌旌者未必節真孝者或沉淪不白而與褒者多有方而善幹子犬馬之齒今已歷四百五十甲子益稔知目擊嗟乎古道之不復可慨矣人心之虛僞可傷矣頃者學使泰州陳公先生曾議及此欲一覈實益非渺則古昔確然欲行古之道者念不及此卽未亟行予深敬服之區區山澤之人不應議禮然非迂戇不爾益上恐負

明制盛典一則 郡大夫一時師帥可以治子漫不思省
而冒昧獲罪乎因僭爲之說以俟 司風教者裁定焉

遊羅漢洞記

東甌鴈蕩山稱宇內奇秀得非以其巉巖聳伏儷若像形
靈洞中涵宛如覆盂雖天造地設卽問之蒼祇亦不知
其何自融結也山周遭四十里靈境無筭方輿志載此
中列寺十八以爲遊人駐足之所不則寡棲息焉若其
外巖隘而中宏峭拔夷曠使人不測其所有則無如羅
漢洞云洞在鴈山中靈峯寺後寺今廢而址存洞前群
峯環峙若雙鸞五老大小幞頭靈芝捲螺之類皆峯名

也重山盤曲遠望峭壁千尋中開一罅如線卽之漸廣
僅二三尺許輿人道至此而息肩云從此跣徑余曰入
此何爲從者云此爲羅漢洞內崆峒可玩余迺振衣而
上躡級者將半懸崖泉溜大者徐徐而下如珠細者散
漫如霧如霰須張蓋而度更躡數百武石磴蒼綠似苔
非苔似潤非潤豈陰厓幽壑積久而成色相耶跣已過
半仰視巔頂有臺階階設朱欄上不知何似是力稍疲
似難之余唉曰千里而遊數仞而弛將不使豪宕者聞
之絕倒迺憇息少選復振衣上直履朱欄處階分左右
而上余立階瞰外光從罅入頗宣朗而所謂五老雙鸞

者又屬俯視杜工部所謂諸峯羅列似兒孫不虛哉洞
址頗夷曠容可數百人下墁以磚整潔可坐上巖形如
懸鍾石谿嶺翠嶺仰盼目駭心悸中以奉觀音大士左
右各列羅漢者九洞止以羅漢名俗相沿也旁有小碑
余讀碑爲崇熙二年善男子劉長者所開窾洞本天成
非人力可治劉君特汰沙石疊塔級驅鼯鼠蝙蝠而熄
之使中窾若廼法像莊嚴金朱輝映似成洞天福地殆
至今存則劉力也後人誰何佞塑劉像殿于羅漢蓋推
本始云左方巖際石甃方池以承巖溜泉也如乳而甘
冽好事者摩巖成石鐫洗心真境四字於上方右傍巖

離地數寸設一木枰長廣較榻半之上施板數片敗蓆
半幅覆衲衣一詢之云一道者留此幾二十年矣塔之
下中爲圓池亦以承泉溜北方池稍深傍池卽具一釜
竈別無他器余詢道者何自從人云下山化食訖矣夫
山中四顧無人云須十里外始就村落夫道者或出或
不出雖無常期卽其探幽涉險辛苦聞寂入山惟恐不
深蓋有魑魅魍魎所不肯居而彼獨甘之此必有槩於
中而堅忍若此余常見兩都禪林梵宇幽致僧康脩潔
旁設名畫及古彝鼎床疊綾綺衾褥無筭有尊官至菓
茗精腴不呼而集此何異豪門右族也藉名苦空視此

衲衣不亦盤戾泚頽哉夫士人起自微寒千里負笈亦
直與老衲等及爾遭際患得患失卽朱門曲榭曾未一
蹈足而營營沒齒其視此老衲分兩高下又何似俾余
有大悟大赧焉及出洞不一二里許逢一遊僧荷擔至
余問曰此非洞僧乎僧曰非也將適洞就主人焉余咲
曰衲者方募食雲蹤霞往不問有無而此復就主此何
解也從者云此輩之教來則留去不促得食則共不則
枵腹共忍其識與不識無論僧是以往嗟乎余又有大
赧焉夫三教同歸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卽摩頂
放踵意也而吾人素履不同心迹各異甚者在朝則妬

榮在外則忌譽廼一腔之外視肥瘠如秦越然曾衲衣
之不若悲夫士人常言在吾道則進之在異端則斥之
余以爲言是而行違卽不人其人不火其書可也余歷
茲山洞旣知造化靈秘爲寰宇中不恒有又取二家者
流堅忍定性無我無人足羽翊吾道烏可盡斥漫爲之
記

感衷賦

爰以爽鳩勅守炎徼麟符亟納

玉麟符隋守樊子益事

祗甘萬里歸

人素絲在公可是兩間拙子淵明八十日而解綬走愧
已多漢吏二千石以稱榮余慚無貯豈乏從政之才獨

蹇謀身之策遲徊老大百事靡周禔福從容一生全未
 甘隨之奉盡絕乎夢想寒酸之狀不減於儒生感狂飈
 撼木而魂驚念遺枝齧指而心痛閒嘗周旋俎豆實對
 祖禰而興嗟即令容與簪紳縱飾虛文而何益高堂皓
 首求一縑而未能灌地束茅恨九泉之不到霜露既降
 感愴難陳余二大人俱以九月謝世雖神曰不吐知先靈慰我苦心
 余則向隅非仁人孰為厯念硜硜堅白顧何庇於後昆
 耿耿素心幸獲信于朋友天留殘喘余壯年感篤疾陪於危亡復蘇貧
 薄固所甘心物之不齊榮悴于焉各判光前羞媿裕後
 何基瘠田僅餘夫五十敢云不愧心田環堵祇一畝之

宮庶幾存方寸地相非食肉賴貧賤憂戚以玉成兄若

孔方拚富厚豐腆于何與人輒擬於陵仲子余咲媿抱

節此君非不知生游壙中者為達而寂居之穴唐相姚崇壽藏

名尚付諸無何有之鄉亦大悟百年駐世無幾而周身

之具將索之烏有先生之寄所冀天高聽卑只索人棄

我取知希則格愈貴大笑則道益高執余方心柳子厚言鑿臣

以方心規寧挽木強不有蘇季黑貂蔽而親者踈詫彼尉

遲金甲司而晁可役太原書主與尉遲敬德乞錢事蓋時之適也則斗

筭可以建王伯之功運之違也雖聖哲不能免陳宋之

阨量彼度已知微知彰故達人知命智者量時璠璣庸

埒於土直行止匪由乎人尼天不能徇其栽培人何能
抗其造化雖阮生青眼欲盼無由馬氏白眉縱良何益
嗟乎其人情哉益振古如茲矣夫言而履之禮也行而
樂之樂也弗履弗樂吾弗知之矣君子斯須不去果何
物哉惟是寡聞淺識嘉魚之性祈天假我數年若云徼
福詛窮鐵石之姿君其叩余前世

喻水篇

魏文帝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名有時而止二者必至之
常期達哉言乎通人乃以百年有限之身恣萬種無涯
之念營營者利憧憧者交甚則睚眦怨德絲毫必稱報

不少假焉噫陋且舛矣逮就一杯之土安所于覓雄心
哉孰若平其情淡其心乎夫水惟淡也故能久故味不
變五味生於水然久之則味變人身五臟皆有水然一
水不能勝衆火水竭則亡五金生於土然歷千歲質亦
變又究境山崩石泐有歸於無矣水則安變乎通之爲
川蓄之爲淵溟海納之不盈尾閭洩之不竭水惟無情
故也無情故淡淡故能久故知淡之味者可與適道亦
可以語攝生噫吾安得水心之人而與之論天一之旨
哉

效杜工部同谷七歌因辨晦菴朱子議

夫作者縱橫稅苑攄寫性靈若拾遺同谷之什直動天地
泣鬼神中才見之當歛手短氣知言之士願執鞭而未
由廼晦菴朱子跋子美七歌旣心賞其詞而復云嘆老
嗟窮殆未聞道嗟乎毋亦信斯言也周無遺民之倫矣
抑或忌才而刻論歟夫子美豪宕雋爽天才雄渾沉着
卽唐制科亦退讓數舍若其忠憤悲壯往往於篇章發
之豈曰文士論世其人可知矣予每愛陶元亮詠貧士
詩極黯然而有味若黃魯直題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
有道無不可其言果知道乎不知道乎蓋三公皆窮皆
位不達豈其才猷不逮取榮裕哉而甘貧甘隱下位甘

終其身不達詭遇弗屑論世又其人可知矣余誦古人
詩亡慮千百或詞旨寄寓或直寫膏臆能不齷心聲斯
上矣其與滑稽巧宦譚富貴便口津津溢者不大徑廷
哉昌黎有言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知此
則詩固難學說詩又何容易可遽謂甫未聞道也竊觀
子美以直諫忤肅王被譴及華州棄官負薪採橡栗自
給又召補京兆功曹不拜時年已五十餘矣雖依嚴武
亦頗簡亢自處以丈人行合則留不合則去子美蓋鐵
中錚錚者豈嘆老嗟窮類與善乎嚴滄浪云陶淵明多
自言饑餓亦有所托耳此滄浪之所以深於詩也晦菴

殆未超脫矣吁九京可作吾安得起兩公相與質之

崇儉說

夫儉美德也節儉正直羔羊素絲詩人美之儉何所先飲食衣服宮室三者日用不離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哲王懿範千載垂矩固百世師也若寇萊公無地起樓臺致聞外夷譯者詢問李仲謙女貧力學閉戶讀書止有一布衫嘗於休暇日浣濯客至則命其子將命云家君治衣不可出清風峻節卽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趙清獻晚年益澹薄自奉恐亦須退讓數舍况予輩庸庸碌碌求爲執鞭而安可得哉予室中環堵衣頗不盈第喜

潔三十年如新惟飲食向來亦樽節長噉大嚼食量素慳夫禮始飲食詩味匏葉肉藿酒漿吉人不爲也嘗思蘇東坡云客至則一爵一肉此明無客則不用酒肉也然以酒介壽非肉不飽則老者宜之君子有酒肉食無墨則貴者宜之又如事親必具其甘旨茅容半菽林宗爲起則一而足矣多則二簋不得至三是爲常軌蘇法曰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此明重肉兼味極於三也夫客曰尊饌曰盛而止於三儉可知矣蓋數成於三月明於三人衆於三女粲於三獸群於三讓終於三事理殫矣過之不已多乎又安能盡食乎予意二人或用肉食二簋

亦可三人則三之味重無害也若至四五六人則列二
 席饌止於三可用鷄雖卓列三四亦止於三三之外加
 一時菽或笋不為過也詩有之惟筍及蒲若時菓柿栗
 米麵食物家中所儲可用小碟或多或寡隨便不拘惟
 是三饌謹守勿渝且少食養胃嗇享養福斯物理之大
 較亦養生者之所需朱晦菴晚年書帖與子云自後肉
 食不得無如有肉羹不得再用肉飭腸胃清虛則疾病
 不生體予言者是愛親也昔賢之不過享如此然杭人
 踵侈靡之習富室窮水陸之珍卽貧者亦勉效席案堆
 積厭飫不堪弊也極矣丈夫不能矯俗內人不免拘攣
 誰則行之此惟崇古獨斷之君子毅然倡率而又同志
 之士相與敦儉素之風遠侈陋之俗可也

祈晴疏

萬曆十八年五月初三日昧且未爽原任雲南永昌府知
 府陳師謹以束香明燭敢昭告于

杭州府王城隍之神曰鄉也頻年旱潦民遭流離疫殍斗
 米百錢且倍十室九空杭民凋耗極矣

神豈不知 神豈不恫茲者四月中旬霪雨大作晴不一
 二日復雨雨且日夜不止小麥浥瀾歛收苗秧巨浸可
 痛農功無措籲天無門夫禦災捍患

神之職也語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假令染盛雖供犧牲難備則社稷亦虛器何有于

神哉下官雖非守土之職實切桑梓之憂且家無百畝之田居僅環堵之室非為一己為萬姓也惟

神亟達

天庭蚤敷化日俾歲功豐稔廟食不虛 神靈豈不歆若

惟

神鑒之哉

四箴

由喜聞過禹拜昌言願以梁石省我愆愆予性褊急不善

柔援及聞懿行神爽飛騫攻予之過蓬蔚比恩啓予前

哲如闢師門一念嚮往急比饗殮曾無君子宓子誰論

君其縱談予謹式尊

志從善也

澹臺高風管寧孤節至今談之使人激烈奔走公門緩頰

磬折主若厭容寧不羞絕鬼神鑒臨端士弗屑親戚知

與安能盡挈卽予家事甘耐忍揆株守葦門以安窘拙

戒請託也

昔賢譚道亦藉藝文雖闢性情意念苦紛玄搜竭思五內

如焚短髮難長虛譽如蚊毀筆削藁葆養風盪客如見

托敢誓言青雲

戒詩文也

貧富豐嗇人生命由貌非肉相心更知休積金枉多貽子
孫憂積書雖佳能世守不一畝之官半頃之疇此外苦
營心力不周天不厚予予可妄求淵明諸兒安命弗尤
長物阿堵與我非逐 戒營殖也
附書數首

余交海內士人夥矣簡牘往復亡慮千百前此刻之
文章亦各備二三茲以近時尺牘數首附後或意有
所感摘其協于衷者耳不暇悉也

答周大霞紹稷書

君才何讓董賈其曳裾王門終老而不大厥用其不遇

大都亦相似千載而下不符而輒使豪雋之士扼腕長
嘆昔顏駟白首為郎會武帝過郎署訝而問之駟曰臣
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
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惜之迺擢會稽
都尉夫駟在漢庭雖稱偃蹇然以既老猶得承天子清
問而慰錄之卒亦未為不遇以君之才藉令獲從天
子前席論治安信如百川灌河當豐豐種種理解也然
九重萬里君安所邁哉鄙人於君不大相尋尺牘如子
輿所云五十步耳念惟髻鬣知書甫弱冠卽喜詩誦攻
古文詞雖習舉子業頗厭時藝尋以羸軀多瘡不能拘

拘章句迺亟欲仕既仕又以病亟欲解龜思惟入官以
來家無負郭之田棲僅環堵之室傲霜骨烈附火心灰
終不忝寒素士所幸以不肖之身際偶值之會三受

綸命兩叨

賜衣飲河蒲量亦已適矣自宇內開闢以來稱爲缺陷世
界天地之大也且不能兼弁吾人匪鍾兩間之厚而欲
享人世之完福祇資司錄者一嚔耳以故亟上疏乞休
日候

俞肯心火上冲夫痰之爲病火也字亦從火從炎疾愈不
瘳厥有自京師雖大都會欲卧病而逢醫正如瞽人就

矇問道種種舛背幸長病子稍知方書藥性而以已意
折衷頗無錯生死關無復慮矣第昨從漢襄來杯酒論
文過承繾綣及余憲使叙予於昭明太子文選樓值望
舒耿耿四顧軒朗今兩憶之光景在目頃者將從潞河
放舟東下不得西遊故道語及輒於邑又思郡中脂車
時薦紳大夫執爵而囑曰願公蚤來毋以求昌爲遠士
民遮道泣下曰何以舍侯願陳侯蚤來余亦數行下乃
今頓負却矣語及倍於邑桑梓之念知執事者亦同之
也漢江別緒佳冊數千里遠緘悠悠海內誰則如執
事道誼不特文詞之雄已也僕心識之人還新瘡搨管

不莊不悉祈 文從炤之

附周大霞寄贈序

雲南永昌人

錢塘貞亭陳公吾師敬亭先生介弟也肅將

簡書守吾永昌昔年奏公過茲襄峴傾蓋方始陽關載唱
愛而不見情見乎詞乃用卜氏之旨爲之序曰昔子路
以政事稱於聖門而攷其所以惟是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而三年之後能使有
勇知方然終不免于見哂而獨春風沂水之志有契聖
衷先儒謂其有堯舜氣象似矣又曰子路只是不達爲
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何哉蓋堯舜氣象無他

惟協和風動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已曾皙見其大意而
未之爲子路自信其方足以任之而又能不阻于時勢
之難以成有勇知方之治則非挾弘毅之器兼政教之
才不足以與此持其率爾之對有歟德遜之風而致哂
耳然則當如是之時勢有如是之才器成如是之治効
而又文之以禮樂也則其爲堯舜氣象也又何疑乎吾
永昌西南巖郡與夷獠爲隣則視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者何異也邇年荒歉頻仍積貯告匱緩急無濟道
路殫籍而緬甸棟瓦土酋擁巨穴納亡命集大兵根蟠
蒂結蠶食隣封狡焉啟荐食之思則視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何異也而公爲之則以內寧而後可以攘外
民安而後可以卽戎于是蠲逋負省冗役抑恠德剗無
良大姓閉糴責令出谷以平其使粟米充溢民無窳
心儲蓄有餘士有固志然後建畫于開府王公分憲
羅公以密諭迤西誘賊至之不惟以逸制勞坐得
必勝之策而又以夷夷獲收萬全之功此其謀爲非
若喜銳矜功者可易而窺也且子路有勇知方之治蓋
計于三年之後而公安邊足國之効顧成于朞月之間
設幸而與由比肩而事夫子豈不翹然政事之科也哉
又况處優重而不驕歛才華而若無接士大夫以退讓

待諸僚屬以誠從容鎮靜情素泊如聲迹循循浸入爾
雅比之率爾孰爲宜褒肆今入覲

天子以其理昌郡之政而敷奏于

殿陛之間則當事者必將大加獎拔而顯庸之或增秩
或賜金或

璽書褒美由是出之于盤錯艱虞之地遷之于風議密勿
之司以弘其德業大其謨謀使天下民物躋于太和如
復見唐虞之世則致君堯舜致身臯夔固此行基之矣
稷昔辱老師之誨植今荷公祖之治安三紀通家悵干
旌而弗及五言俚詠懷崇菱以難諛敬序篇端用塵記

室

雲間寄周公瑕幼海書

首秋望次友弟師頓首具啓

公瑕周丈先生足下獻歲承械寄壽篇茲登堂稱謝從者云主公從南園治室且經歲矣僕乃令從者啓廳事後扉從者即啓扉蓋知僕與足下久要友也及造園小憇池亭啜茗前撫疊石一峯高聳直削較是名品當此炎燄石罅花卉猶紅紫爛然堂前後方池綠漪涼氣襲人且高樹參差陰翳蔽日主人徜徉其中不灑灑然稱樂哉及步前書廳石床方几相對靜好細玩榻上掛石

雲山宛然黑白光瑩蓋大理之佳者僕曩守滇西兩至大理士夫見貽約有十餘片予一片不携不忝俗吏蓋預計筭吾室不稱此物有美如此生人奈何虛此榻哉又何以南園爲哉夫子荆居室亦是牡午平泉戒嗣竟屬他姓識者爲之一嘆公今躋大壘僅二年以望八之人而董土木之役一桁一石精神料理爲公惜之鄙人性好花卉喜灌園然居無隙地雞犬圖書共一窩每思夏月長林豐樹之下藉草展書亦是人生一大快事竟此生夢想無已抵束笈禪關借息興盡亟披衣走矣語云生受生受言人生各有受也又云消受言消其所受

也予生既乏受安從消亦各安其命也已又念公文翰
一世淳謹一生伯道之厄不應以足下當之然張湯慘
刻乃有安世房杜偉朗子孫湮微間嘗論之賢者必貴
矣又貴者未必盡賢而賢者又未必皆貴仁者固壽矣
而壽者又未必盡仁及仁者又未必皆壽嘗以此詰之
彼蒼彼蒼不能答徒令士人憤心扼腕吾人亦只了自
已耳公奈之何夫天地牢籠萬物鼓鑄群生豈皆悉當
雖天地亦不得而知只天地亦是缺陷世界陰陽代謝
生死旦暮開闢以來理也運也數也誰則通之迨夫瞑
視黜聰返而還諸太虛魂飛息絕身死骨朽何有知識

祇本來濁骸與衆同之安所辯金紫王公大人傭人丐
夫哉朱門掉臂天收其聲鬼闕其室蓋自古記之矣天
地間惟名不朽然予所云形既物化何有知識卽名亦
安從知哉惟是不肖之名君子沒世弗履

足下誠免於不肖矣奚不自擇順老乎昔賀知章歸老
入道捨宅爲千秋觀趙清獻公晚年塊處一室晨夕焚
香誦經猶能禮拜二公皆名流也彼豈漫無所得哉日
月易邁光天化日思所以答景光區區老不聞道違世
矯俗之言聞者酸鼻惟
足下炤察愛莫助之不一

簡浙監允曹楚石戶部

謹啓走極無似謏薄叨備員兩京司刑教者殆十年旣出守滇西間關萬里接海內士夫不知其幾若

明公先生冲夷真率無近時仕套更惓惓世務是急視民瘼苦切膚者指豈多屈哉夫 明公爲部

使者奉

天子明命本以督運爲職乃適遇霽潦入省未幾卽齋戒素服祈神躬禱此誠萬物一體之心豈不以使臣守臣彼此一體均以地方爲念烏知其他此更縉紳中不多見也前十一日面 公已憂潦甚而綿雨日夜者又且

浹旬田穀旣浥稻場不登豈麥難栽春花無望今冬已不可言來歲不知何若東吳災荒已三年矣前歲斗米一錢八分今小大之戶力已疲皮去而毛無所附於此時爲然渴望 當路諸公不知所以處時變者何若夫事變出於一時有不可以常理測常例拘者如往年

世宗時山西澤州等處地震崩陷人民陷穽不可數計頃者河南風變異常屋圯人斃屬邑無筭得不以

上聞乎夫大江以南三吳兩浙西楚接年旱潦民苦猶在至於收成刈稻之際霪雨爲虐竟莫可措手此蓋異常之變數十年所未見者夫今歲國儲以爲有秋例征本

色矣然本色安在乎變出一時與風霾地崩何異破格
亟爲具疏

皇上豈不厯念夫穀浥莫收則米何由出米不可得則糧
何由征若催比糧里市糴上倉市河之米祇足以供百
萬生靈日食耳若米價湧貴則久疲之民懸罄之室十
戶而九也大戶僅僅可數小民必不聊生諺云米貴增
錢糴錢荒餓殺人殆不知作何狀蓋嘗誦小東大東之
詩未嘗不爲之於邑也當此之際 明公雖欲不緩征
其可得乎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使二日三日不食
則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民之天失矣禮重於

食此以君子言以平時言也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以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今以三四年之凶荒而無一旬一月之積
民將焉依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今長民者雖極
其撫字焦勞懇祈而上天同雲竟無霽意是天降厥罰
也夫守土之臣於民瘼甚切而 明公先生職司監兌
乃更懷隱憂至形顏色誠君子中之君子昨捧覽 教
札雖仁人一言而百姓戴之如父母矣自惟不肖乞休
還山屋僅環堵之室家無百畝之田雖豐年亦市糴以
給家口杜門守窮祇賦詩鬻文以畢余生不敢干謁公

府鄉人亦能言之今以山澤之人而竊論時務迂也不在位而過計僭也不知其言之無用而喋喋愚也三者均之罪也然桑梓在念豈爲一身一家哉况與從大夫之後叨食

三朝之祿犬馬猶思戀主豈無憂國爲民之微衷哉語云感恩易知已難明公先生有道者故敢以此言進然非不肖愚贛亦不能爲此言惟先生察之又思往者浙中兵變初無甚大甚難事特起於一時耳其致變之原蓋由於新安葉給事昔葉爲寧波司理與海上黃總兵應甲爭禮有隙後選省中遂疏浙總兵可裁浙兵餉

可減或假報復計非謀國長慮也不知浙以東沿海營兵雖有叅遊設無總兵莫可統攝要害地面募兵易銷兵難養之於平日用之於一時自古事勢如此不得不爾假如甲寅乙卯年倭夷大犯浙省遂加兵餉原一時權宜迄今遂爲定計痛民瘼者每爲之太息扼腕今奈之何乃督撫吳公立心坦夷真實城府不設開府頗稱安靜第一時乏應變慮據減兵糧時已鼓譟二日于時直指使者萊陽孫公旬公諳於事機屢念地方亟勸吳公撫安須復原額便而吳公云某自有處不煩尊慮竟被執入營大受窘辱壞天下之紀綱裂縉紳之體統

迄今各省效尤者接踵是誰之過歟雖間以三四輩稍
正典刑然玉碎不治水覆難收亦已晚矣今北虜假道
通西番之路致成邊釁大害官兵折傷地方殘破費

朝廷萬倍之貲先年由本兵部尚書一時失計致此惜往
年以葉給事在位無人追論如部尚書事者不肖迂甚
及此 明公先生折衷時事以爲何如夫杞人之憂雖
則過慮意則忠懇矣頃聞楚中江右大疫遼東虜勢甚
劇南北時事可虞簷聲黯慘中夜驚起待旦寢食不安
偶觸時艱因及其他敢告於 經濟君子皇懼無任仰
祈 崇察

寄蔣魯山藩叅

數月不通問思及輒於邑海內寥廓相知幾何況盈盈
一水蘇杭比隣可踈曠若爾不佞與人交外若落落中
實殷厚卽曩在白下締交或同部署或分曹有久聚者
有居無幾何若夙好者有遽謝人世天道殊遠者不下
數十人每一思及便爾中結若一別之後漠然置之不
問非夫也鄙人不能也追思昔好若曹如川之爽朗有
情劉小魯之謙冲好藝蕭全吾之恢宏直率劉少嵐之
好文重誼袁吳門之性行簡恪不類吳中主麟洲之文
雅醞藉朱明虹之才儁行謹游一川之心行古厚駱纘

亭之直躬操行周與鹿之嗜學敦情江陽泉之多聞質
直楊貫齋之廉靜堅貞張賓濛之直已拙宦劉為山之
亢直而知人終屬正類何克齋之古心張北臺之俊爽
鄭雲洲之真實不阿王懋軒之坦夷無物王華松蔣貞
菴之逃則古昔必為君子郁陽川之侃直孝友胡雲屏
之峭直顧覲山之雅正張近山之天真不喪語發面赤
張潮山之璞玉不雕費鉛山之翩翩公子不解機事解
南笑之長厚不伐林考吾之溫粹有情蔡立軒之諄諄
理學梁衡南之睿藻方心何損仕拙萬心菴之無巧宦
計存赤子心陸仲鶴之謹勅運量衛淇竹之才美行實

荆養吾之冲粹長厚方訥菴之風雅高曠甘乾齋之悃
誠而中辨王睿齋之英敏暢達張起潛之允稱端介方
初菴之志慕聖賢惜二賢蚤凋奪我良友殷少庄之行
誼古風李卓吾之飄然物外近不多見姑舉數公不能
悉紀此數十公者皆於不佞有裨各師其長蓬蔴夾直
矣今晦星過半晨宿無幾縮地旣已無由晤對此生夢
想追思曩緒總興悲端昔蘇東坡云吾眼前見天下無
一箇不好人以予所目覩本無不可嘗記昔賢戴弘正
擇交得一良友則焚香家廟跪告祖考云不肖某近日
得一佳友可賴裨益古人重於取友如此五倫之一豈

其微哉自惟陳生交情殆異乎人之交矣目前千載人擬

丈同之也昨 丈書來云為撫臺督通糧諸士夫有變產輸公之苦近日事體何若夫天下事有弊廢處當事者亦不得不整頓第須調停劉芝陽公素稱賢者鄙人亦畧在知與抑有或所激耳皇甫司勳先生令郎事近不知何若前此院司俱有開釋不識今曾了落否蘇吳以諸丈文會第一二年一遊昨年以謝諸丈寄賀賤誕及造陸宗伯平泉公乞先方伯兄志非漫遊也近以江士振在彼中弟以鄉親踪跡不便須暫輟遊吳之興耳

不佞近况蕭疎如昨味 古好筆研如昨近成筆談一書欲梓苦無力當變薄立一二及典當為之以了心愿此不佞一生癡嗜烏知爾 甚哉臨書萬緒難言近幸得衛淇竹丈叙故懽時一晤談以破岑寂 丈何不一來稱益者三友乎不一不一

寄曾君蒼巖職方

昨縣署邂逅中得遇 賢者况素所欽企喜溢望外匆匆晤別既大快又大歎流景若駛葛且易以重裘每一念及神爽北嚮時閱向貽佳刻極知宏才飽諳世務目前文學經濟兼具而又卓然自立豈人盡若哉溫陵省

薦森森林林甲全閩卽會榜亦倍他郡然以科第言也
至於人品事業一不爲少盛中之最非 門下孰當之
區區老矣兩京冷署司刑教者徘徊十年以鄉親位冢
宰而得一邊郡其人猶拙可知又僅踰年而確然疏歸
無當於世若此所幸不見棄於 君子然臭味相合又
豈人盡若哉故僕於 門下獨傾心焉念間適 台山
春元至却得附寄一箋爲候 台山恂恂然有道氣昨
場屋中祇愛其文績密雅製不圖其爲人更優於藝惜
不早發每爲之於邑臨書輒耿耿神往伏惟 崇譽

寄方訥菴學士憲

金陵晤別忽六七年卽六七年之間何時不企想丰神
注念道雅緬惟吾 丈冲粹之度博綜之才更欲人以
和殊無涯听其襟宇注瀚至於薨死同方之士更懼如
也顧謏薄如不佞何足辱殷厚至此哉追思向也天界
禪房五六公縱談名理灑灑然然也頃者羅近溪叅知
周山泉侍郎忽厭人世謝去焦太史漪園騰驤榜首丈
秉文衡猶然銀青楚僧無念還彼淨土數年之間聚散
升沉真若大夢大化陶鑄誰則預識哉若吾 丈之厚
積且稟受弘質其爲遐隆之具奚俟穆卜故人日望之
讀禮旣殷諒已釋縞時方需才甚亟幸勿姑泮渙也不

佞蕭疎鄙况不減楚僧無念杜門守窮如昨幸目力匠
手猶能事筆研他無足爲道茲以舍親陳使君之任敬
布問候臨書神馳伏祈 炤悉所未竟

答薛隆華侍御

昨舍姪壻陸中書之子歸娶寄至 華緘無以分俸領
次可勝感戢且書中詞旨懇款不以鄙人昔守隆昌奉
職無狀温然褒美之辭旣溢往行而懇懇青藍之誼更
注衰庸區區知感固不俟言而 執事道誼品格足徵
出儔類迥矣區區木强樸魯人也進不能乘時樹立退
不能養身庇家非氣味相投誰則知與昔滇中上官幸

多謬知特以慙直之性萬一阻迂恐後不住遂挂冠勇
決然愛民行道之心曾未盡展而下帷發憤之苦莫可
副酬老驥伏櫪猶仰首長鳴若家貧業薄彼蒼王之入
生合下命由固不以此戚戚也辱在知厚因一及之邇
知 榮選臺中喜溢神暢夫御史之官內則爲

朝廷耳目納言効忠出則爲一路監臨揚清激濁引植正
人刷除邪慝則百姓受福矣區區覽邸報而喜爲此非
爲得美官也春明景和諒 動止佳勝茲以鴻便特附
一箋以謝存念臨書延結統冀原諒

寄天界澄上人

曩借禪關一榻承賢師弟款洽上人真率懇懇更令人
縣想惟公口不談禪理殊不乏禪行庶幾參真際夫禪
教主空卽吾儒之虛道家之玄三者何物哉總之卽太
極太極本無物無物卽空虛與玄義也儒者主作用故
無物方能有物若胸中有物卽禪家云有所住矣何以
通方應事禪家亦須在應用上見若槁木死灰非上乘
禪也若應用着迹又落下乘與俗子等耳與知道者質
之知三教一理向歸卽晤蔡方伯見麓公爲道上人思
感之意蔡公亦惓惓且憶半峰師圓寂云緇衣之高流
也予更言及印空爲近時白足蔡公云比時予未識所
謂印空豈當時童穉未見秀慧耶想昨之白下必叙舊
好慇懃知予言不誣云蔡公固吾儒之宗臣卽爾教之
摩尼珠仕類中不多得也茲以舍姪之成均因附一箋
奉訊臨書神往不旣

禪寄筆談卷之十終



